

第一部

武林外史

古龙著



第一部

武林外史

古龙著

宝文堂书店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以神奇的笔墨描绘出浩瀚“江湖”一角掀起狂风巨澜的武林画卷。作者以智谋过人、武艺高强、名满天下的江湖少年剑客沈浪为主线，敷衍出一个接一个的曲折动人的武林故事。其中有沈浪与骄纵、任信的武林女杰朱七七若即若离、如醉如痴的爱情纠葛；沈浪等深夜在阴森恐怖的古墓中探险；沈浪与丐帮生死决战；王怜花摄人魂魄、真真假假的易容术扰得武林日夜不宁；沈浪深入魔窟智斗快活王，幽灵鬼女白飞飞设下圈套活擒沈浪；龙卷风与快活王沙漠大血战；沈浪历尽艰险，死里逃生……如此种种，应有尽有。本书是消遣的佳品。在消遣之中又能给人以智慧，给人以启迪，给人以愉悦。

武 林 外 史（一）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（北京东四八条52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字数24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3

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册

ISBN 7—80030—127—8/1·87 定价 4.40元

目 录

第 一 部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风雪漫中州 | (3) |
| 第 二 章 | 纤手燃战火 | (46) |
| 第 三 章 | 死神夜引弓 | (84) |
| 第 四 章 | 冷日窥鬼舞 | (125) |
| 第 五 章 | 古墓多奇变 | (168) |
| 第 六 章 | 患难显真情 | (189) |
| 第 七 章 | 侥幸脱魔手 | (250) |
| 第 八 章 | 玉璧牵线索 | (292) |
| 第 九 章 | 江湖奇男子 | (332) |
| 第 十 章 | 妙手复姘容 | (370) |

第一部



第一章 风雪漫中州

怒雪威寒，天地肃杀，千里内一片银白，几无杂色，开封城外，漫天雪花中，两骑前后奔来，当先一匹马上之人，身穿敝裘，双手俱都缩在衣袖中，将马缰系在辔头上，马虽极是神骏，人却十分落拓，头戴一顶破旧的貂皮风帽，紧压着眼帘，瞧也瞧不清他的面目。后面一匹马上，却驮着个死人，尸体早已僵木，只因天寒地冻，是以面容仍然如生，华丽的衣饰，却也仍然色彩鲜艳，完整如新，全身上下，没有一点伤痕，面上犹自凝结着最后一丝微笑，看来平和安适已极，竟似死得舒服的很。

这两骑不知从何而来，所去的方向，却是开封城外一座著名的庄院，此刻马上人极目望去，已可望见那庄院朦胧的屋影。

庄院座落在冰冻的护城河西，千檐百宇，气象恢宏，高大的门户终年不闭，门前雪地上蹄印纵横，却瞧不见人踪，穿门入院，防风檐下零乱地贴着告示，有些已被风雪侵蚀，字迹模糊，右面是一重形似门房的小小院落，小院前厅中，绝无陈设，却赫然陈放着十多具崭新的棺木，似是专等死人前来入葬似的，虽在如此严寒，厅中亦未生火，两

个黑衣人，以棺木为桌，正在对坐饮酒。

棺旁空坛已有三个，但两人面上仍是绝无酒意，两人身材枯瘦，面容冷削严峻，有如一对石像般，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但彼此却绝不交谈，左面一人右腕已齐肘断去，断臂上配一只黝黑巨大的铁钩，少说也有十余斤重，瞧他一钩挥下，仿佛要将棺盖打个大洞，那知铁钩落处，却仅是挑起了一粒小小的花生，连盛着花生的碟子，都未有丝毫震动。右面一人，肢体虽完整，但每喝一杯下去，便要弯腰不住咳嗽，他却仍一杯接着一杯的喝，宁可咳死，也不能不喝酒。

风檐左边过长阶曲廊便是大厅，厅内炉火熊熊，摆着八桌酒筵，每桌酒菜均极丰盛，却只有七个人享用。这七个人还不是同坐一桌，每个人都坐在一桌酒筵的上首，似因谁不肯陪在下首，是以无人同桌，瞧这七人年龄，最多也不过三十一、二，但气派却都不小，神情也都居傲已极，七人中有男有女，有僧有俗，有人腰悬长剑，有人斜佩革囊，目中神光，都极充足，显见俱都是少年得意的武林高手。七人彼此间又似相识，又似陌生，却绝非来自一处，此刻同时来到这里，谁也不知是因为什么？

穿过大厅，再走曲廊，又是一重院落，院中寂无人声，左面的花厅门窗紧闭，却隐隐有药香透出，过了半晌，一个垂髻童子提着只药罐开门走出，才可瞧见屋里有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一人面色枯瘦蜡黄，拥被坐在榻上，似在病榻缠绵已久，另一人长身玉立，气度从容，

双眉斜飞入鬓，目光奕奕有神，一双手掌，更是白如莹玉，此刻年华虽已老去，但少年时想他必定是个风神俊朗的美男子。还有一人身材威猛，须发如戟，一双环目，顾盼自雄，奇寒下却仍敞着前胸衣襟，若非须发皆白，哪里象是个老人？

三个老人围坐在病榻前，榻头短几上堆着一叠帐簿，还有数十根颜色不同，质料也不同的腰带。此刻那环目虬髯的老人，正将腰带一根根拆开，每根腰带中，都有个小小的纸卷，身裁颀长的老人，一手提笔，一手翻开纸卷，将纸卷上字句都抄了下来，每张纸卷上字句都不过只有寥寥三数行而已，谁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麼，只见三个老人俱是面色沉重，愁眉不展。

过了盞茶时光，身裁颀长的老人方自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你我穷数年心血，费数百人之力，所寻访出来的，也不过只有这些了，但愿……”轻咳一声，住口不语，眉宇间忧虑更是沉重。

病老人展颜一笑，道：“如此收获，已不算少，反正你我尽心做去，事总有成功之一日。”

虬髯老人“吧”地一拍手掌，大声道：“大哥说的是，那厮左右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难道还会将咱们弟兄吃了不成？”

颀长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近十年来，武林中威名最盛的七大高手，此刻都已在厅相候，这七人武功，若真能和他们盛名相当，七人联手，此事便有成功之望，怕的

只是他们少年成名，各不相让，无法同心合力而已。”

这时两骑已至庄前，身穿敝裘，头戴风帽之人翻身落马，抱起那具尸身，走入了庄门。他脚步懒散而缓慢，似是毫无力气，但一手挟着那具尸身，却似毫不费力，他看来落拓而潦倒，但下得马后，便对那两匹骏马毫不照管，似乎那两匹价值千金的骏马纵然跑了，他也不会放在心上。只见他笔直走到防风墙前，懒洋洋地伸手将貂帽向上推，这才露出了面目，却是个剑眉星目的英俊少年，嘴角微微向上，不笑时也带着三分笑意，神情虽然懒散，但那种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的味道，却说不出的令人喜欢，只有他腰下斜佩的长剑，才令人微觉害怕，但那剑鞘亦是破旧不堪，又令人觉得利剑虽是杀人凶器，只是佩在他身上，便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

风墙上零乱贴着的，竟都是悬赏捉人的告示。每张告示上都写着一人的姓名来历，所犯的恶行，以及悬赏的花红数目，每一人自都是十恶不赦的凶徒，悬赏共有十余张之多，可见近年江湖中凶徒实在不少，而下面的署名的，却非家官衙门，只是“仁义庄主人”的告示。这“仁义庄主人”竟不惜花费自家的银子为江湖捉拿凶徒，显见实无愧于“仁义”二字。

落拓少年目光一扫，只见最最破旧一张告示上写着：“赖秋煌，三十七岁，技出崆峒，擅使双鞭，囊中七十三口丧门钉，乃武林十九种歹毒暗器之一，此人不但诡计多

端，而且淫毒凶恶，劫财采花，无所不为，七年来每月至少做案一次，若有人将之擒获，无论死活，酬银五百两整，绝不食言。仁义庄主人谨启。”

落拓少年伸手撕下了这张告示，转身走向右面小院。他似已来过数次，是以轻车熟路，石像般的两个黑衣人见他前来，对望一眼，长身而起。

落拓少年将尸身放在地上，伸了个懒腰，摊开了手掌，便要拿银子，独臂黑衣人一钩将尸身挑起，瞧了两眼，冷峻的目光中，微微露出一丝暖意，将尸身挟在肋下，大步奔出，另一黑衣人倒了杯酒递过去，落拓少年仰首一饮而尽，从头到尾，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，似是三个哑吧似的。

那独臂黑衣人自小路抄至第二重院落，那颀长老人方自推门而出，见他来了，含笑问道：“又是什么人？”

独臂黑衣人将尸身抛在雪地上，伸出右手食指一指。

颀长老人俯身一看，而现喜色，脱口道：“呀！赖秋煌！”

那虬髯老人闻声奔出，大喜呼道：“三手狼终于被宰了么？当真是老天有眼，是什么人宰了他？”

独臂黑衣人道：“人！”

虬髯老人笑骂道：“俺知道是人，不是人难道还是黄鼠狼不成？你这狗娘养的，难道就不能多说一个字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独臂黑衣突然一钩挥了过来，风声强

劲，来势迅疾，钩还未到，已有一股寒气逼人眉睫。虬髯老人大惊纵身，一个筋头翻进去，他身形虽高大，身法却是轻灵巧快无比，但饶是他闪避迅急，前胸衣衫还是被钩破了一条大口子，独臂黑衣人攻出一招后，并不追击，虬髯老人怒骂道：“好混球，又动手了，俺若躲得慢些岂非被你撕成两半。你这狗……”

突听病榻上老人轻叱道：“三弟住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冷三的脾气，偏要骂他，岂非找打。”

虬髯老人大笑道：“俺只是跟他闹着玩的，反正他又打不着俺，冷三，你打得着俺，算你有种。”

冷三面容木然，也不理他，笔直走到榻前，道：“五百两。”突然反身一掌，直打那虬髯老人的肩头，他不出钩而用掌，只因掌发无声。

虬髯老人果然被他一掌打得直飞出去，“砰”地撞在墙上。但瞬即翻身站起，那般坚厚的石墙被他撞得几乎裂开，他人却毫无所伤，又自怒骂道：“好混球，真打？”一卷袖子，便待动手。

顾长老人飘身而上，挡在他两人中间，厉声道：“三弟，又犯孩子气了么？”

虬髯老人道：“俺只是问问他……”

顾长老人接口道：“不必问了，你看赖秋煌死时的模样，已该知道杀死他的必定又是那位奇怪的少年。”

病老人道：“谁？”

顾长老人道：“谁也不知他名姓，也无人知他武功深

浅，但他这一年来，却连送来七具尸身，七人都是我等悬赏多年，犹未能捉到的恶贼，不但作恶多端，而且凶狠奸诈，武功颇高，谁也不知道这少年是用什么法子将他们杀死的。”

病老人皱眉道：“他既已来过七次，你们还对他一无所知？”

顾长老人道：“他每次到来，说话绝不会超过十个字，问他的姓名，他也不回答，只是笑嘻嘻的摇头。”

虬髯老人失笑道：“这牛脾气倒和冷三有些相似，只是人家至少面上还有笑容，不象冷三的死人面孔。”

冷三目光一凛，虬髯老人大笑跳开三步，就连那病老人也不禁失笑，半晌又道：“今日你怎知是他？”

顾长老人道：“凡是被他杀死的人，面上都带着种奇诡的笑容，小弟已曾仔细瞧过，也瞧不出他用的是什么手法。”

病老人沉吟半晌，俯首沉思起来，虬髯老人与顾长老人静立一旁，谁也不敢出声打扰。

冷三又伸出手掌，道：“五百两。”

虬髯老人笑道：“银子又不是你拿，你着急什么？”

这两人又在斗口，病老人却仍在沉思浑如不觉，过了半晌，才自缓缓道：“这少年必然甚有来历，今日之事，不妨请他参与其中，必定甚有帮助……冷三，你去请他至前厅落座用酒……”

冷三道：“五百两。”

病老人失笑道：“这就是冷三的可爱之处，无论要他做什么事，他都要做得一丝不苟，无论你是何人，休想求他通融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便是钉子钉在墙上也无那般牢靠，便是我也休想移动分毫……二弟，快取银子给他，但冷三交给那少年银子后，可切莫放他走了。”

冷三接了银子，一个字也不多说，回头就走，虬髯老人笑道：“这样比主人还凶的仆人，倒也少见的很。”

病老人正色道：“以他兄弟之武功，若不是念在他爹爹与为兄两代情谊，岂能屈身此处，三弟你怎能视他为仆？”

虬髯老人道：“俺说着玩的，孙子才视他为仆。”

颀长老人望着病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若要三弟说话斯文些，只怕比叫冷三开口还困难的多。”

落拓少年与那黑衣人到此刻虽然仍未说话，却已在对坐饮酒，两人你一杯，我一杯，黑衣人酒到杯干，不住咳嗽，落拓少年却比他喝得还要痛快，瞬息间棺材旁空酒坛又多了一个。冷三一手夹着银子，一手钩着尸身，大步走了进来，将银子抛在棺材上，掀起了一具棺材的盖子，铁钩一挥，便将那尸身抛了进去，等到别人看清他动作时，他已坐在地上，喝起酒来。

落拓少年连饮三杯，揣起银子，抱拳一笑，站起就走，哪知冷三身子一闪，竟挡在他面前，落拓少年双眉微皱，似在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

冷三终于不得不说话了，道：“庄主请厅上用酒。”

落拓少年道：“不敢。”

冷三一连说了七个字，便已觉话说得太多，再也不肯开口，只是挡在少年身前，少年向左跨一步，他便向左挡一步，少年向右跨一步，他便向右挡一步。

落拓少年微微一笑，身子不知怎么一闪，已到了冷三身后，等到冷三旋身追去，那少年已到了风墙下，向冷三含笑挥手。冷三知道再也追他不着，突然抡起铁钩，向自己头颅直击而下，落拓少年大惊掠去，人还未到，一股掌力先已发出，冷三只觉铁钩一偏，还是将左肩划破一道创口，几乎深及白骨。

落拓少年又惊又奇，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冷三创口鲜血顺着肩头流下，但面色却丝毫不变，更未皱一皱眉头，只是冷冷说道：“你走，我死。”

落拓少年呆了一呆，摇头一叹，道：“我不走，你不死。”

冷三道：“随我来。”转身而行，将少年带到大厅，又道：“坐。”瞧也不瞧大厅中人一眼，掉头就走。

落拓少年目送他身形消失，无可奈何地苦笑一声，随意选了张桌子，在下首坐了下来。只见上首坐着一个三十左右的僧人，身穿青布僧袍，相貌威严，不苟言笑，挺着胸膛而坐，双手垂放膝上，似是始终未曾动箸，目光虽然笔直望着前方，有人在他对面坐下却有如未曾瞧见一般。落拓少年向他一笑，见他毫不理睬，也就罢了，提起酒壶，斟满一杯，便待自家饮酒。

青衣僧人突然沉声道：“要喝酒的莫坐在此张桌

上。”

落拓少年一怔，但面上瞬即泛起笑容，道：“是。”放下酒杯，转到另一张桌子上。

这一桌上首，坐的却是个珠冠华服的美少年，不等落拓少年落坐，先自冷冷道：“在下也不喜看人饮酒。”

落拓少年道：“哦。”不再多话，走到第三桌，上首坐着个衣白如雪的绝美女子，瞧见少年过来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瞧着他，皱了皱眉头，落拓少年赶紧走了开去，走到第四桌，一个瘦骨嶙峋的乌髻道人突然站了起来，在面前每样菜里，个个吐了口痰，又自神色不动地坐了下去，落拓少年瞧着他微微一笑，直到第五桌，只见一个又肥又丑，腮旁长着个肉瘤，满头杂草般的黄发的女子，正在旁若无人，据案大嚼，一桌菜几乎已被吃了十之八九。

这次却是落拓少年暗中一皱眉头，方自犹豫间，突听旁边一张桌上有人笑道：“好酒的朋友，请坐在此处。”

落拓少年转目望去，只见一个鹑衣百结，满面麻子的独眼乞丐，正在向他含笑而望，隔着张桌子，已可嗅到这乞丐身上的酸臭之气，落拓少年却毫不迟疑，走过去坐下，含笑道：“多谢。”

眇目乞丐笑道：“我本想和阁下痛饮一杯，只可惜这壶里没有酒了。只有以菜作酒，聊表敬意。”举起筷子，生满口黄牙的嘴里嚼了嚼，挟了块蹄膀肥肉，送到少年碟子里，落拓少年看也不看，连皮带肉，一齐吃了下去，看

来莫说这块肉是人挟来的，便是自狗嘴吐出，他也照样吃得下去。

旁边第七张桌上，一个紫面大汉，瞧着这少年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，不禁大感兴趣，连手中酒都忘记喝了。

突见一个青衣童子手捧酒壶奔了过来，奔到乞丐桌前，笑道：“酒来迟了，两位请恕罪。”将两人酒杯俱都加满。

落拓少年笑道：“多谢！”随手取出一百两一封的银子，塞在童子手里。

青衣童子怔了怔，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落拓少年笑道：“这银子送给小哥买鞋穿。”

青衣童子望着手里的银子发了半晌呆，道：“但……但……”突然转身跑开，他见过的豪阔之人虽然不少，但出手如此大方的确实是从没见过。

眇目乞丐举杯道：“好慷慨的朋友，在下敬你一杯。”两人举杯，一饮而尽，眇目乞丐忽然压低语声，道：“在下近日也有些急用，不知朋友你……”

落拓少年不等到他话说完，便已取出四封银子，在桌上推了过去，笑道：“区区之数，老兄莫要客气。”

这五百两银子他赚的本极辛苦，但花得却容易已极，当真是左手来，右手去，连眉头都未曾皱一皱。

眇目乞丐将银子藏起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在下之急用，本需六百两银子，朋友却恁地小气，只给四百两。”